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石隱園藏稿卷七

詳校官監察御史_臣曹錫寶

侍讀_臣孫球覆勘

覆校官編修_臣王汝嘉

校對官助教_臣羅萬選

謄錄監生_臣倪景寬

欽定四庫全書

石隱園藏稿卷七

明 畢自嚴 撰

疏三

庫貯將竭疏

題為庫貯將竭敵氛未息臣部憂危無計籲懇聖明速
賜鑒裁事自聞敝至今已五十日矣索餉之檄急如星
火屢屢明旨令臣措備接應毋致匱乏臣實司計敢不

惟力是視顧臣所能者酌盈以佐虛那寬以就急若已
虛而無可酌極急而無可那而欲使臣點鐵成金無米
為炊臣計畫無復之矣當羽書初至之時臣夜召筦庫
司官發解衝邊及薊密昌易等處月餉計可二十餘萬
蓋欲資戍卒之飽騰收掃蕩之奇功則垣牆既固門庭
自可無虞迨夫遵城不守飛騎薄城外解邊輸南北梗
塞不知各鎮庚癸之呼何如而臣即鞭長豈能及馬腹
哉患在門庭城守為重約京營登陴遊防之卒以十餘

萬計援兵以三萬計新兵以二萬計日費不下萬金而
將來者尚源源未已也昨太倉管庫主事馮世熙揭報
空詘之形臣已據實入告蒙皇上許臣新餉舊餉通融
支發並借別項湊給今合新舊二庫已共發銀九十餘
萬兩所存庫銀僅十餘萬兩而臣部廊庫所收各衙門
捐助銀項隨收隨發約有八千二百餘兩不與焉以五
十日軍興費近百萬而驅勦尚未有期區區見存十餘
萬金不過足支十日糧耳興言及此心膽俱碎竊思臣

部錢穀一銖一粒皆仰給于外解雖屢奉明旨著臣行
催并令經過州縣設法防護然都門以外行旅久斷州
邑快壯僅百十數村落居民強半逃亡而欲責之護解
錢糧以達京師臣知其萬萬不能也夫庫藏既如懸罄
外解又屬西江辛旦夕解嚴則可不然此城內外十數
萬擐甲操戈之士臣部連日供億若奉驕子且懼其有
後言如一呼焉而無以應不惟臣身未知死所而國家
之禍將有不可言者矣臣不得不早為披陳仰請聖裁

速為議處者也臣草疏甫畢又據管庫主事馮世熙呈稱太倉額設軍馬錢糧按月而索時刻難稽外有各項雜支頭緒紛沓亦必循例而應今庫藏空匱已極而索銀者時詘猶欲舉盈職不得已曾具揭遍投欲將俸銀一事少需時日候淮課到日補完尚未知肯見諒否惟是衛弁諸人素有布絹二季俸銀舊例布俸在本年十二月支絹俸在次年二月間支今各弁亦備城守遂統欲領出職已那給布俸共支過一萬七千四百餘兩而

各衛弁尚索綯俸不休查該四萬一千餘兩誠恐供應不前而紛囂難杜也該臣聞此益用不寒而栗合無請乞明示凡一應官俸及諸不係軍馬錢糧一切暫需時日以佐軍興之急誠為便計亦可以稍救然眉於萬分一耳奉旨兵餉急需爾部嚴催外解權宜設法務期接濟俸綯等項依議傳與各衙門知道

欽奉上傳疏

題為欽奉上傳事本月二十三日奉上傳戶部軍興城

守糧料等項一應本折錢糧支放總撤數目詳開具奏
欽此臣隨行文各倉場司官各管庫司官各坐門司官
暨各城專管援兵行糧司官徹底造冊以便彙奏庶幾
軍興支用之數臣部供億之苦可備達於宸聰矣惟是
頭緒多端未可咄嗟清楚以倉場言或給城守軍士或
給赴援兵將或解運或面給或派東而西領或派甲而
乙領至繁雜也以管庫言或廩糧銀或米折銀或鹽菜
銀或熟食銀或運價銀或糴買銀亦至繁雜也以坐門

各官言或城軍米或門軍米或煤炭錢或薑椒錢或本折間支或先後補給亦至繁雜也以專管行糧各官言或就便兌發或收貯續發或有請輒給而營伍倏移或張受李糧而支應難拘亦至繁雜也伏祈聖恩俯寬數日容臣分頭督催星夜攢造上塵御覽抑臣於此竊有感焉師行糧從原屬正理兵食相劑何事不濟而無奈援兵怯敵每先借糧料缺乏為辭臣部堂司相向隕涕托盡心血以供轉輸需米豆則以米豆應需草束則以

草束應需熟食煨炒則以熟食煨炒應東呼則東應西
呼則西應脩東而西脩西而東則轉環互運以應但得
運至城頭繼至城下使兵將無言便為至幸如關寧一
師隔兩重城牆以應其急米豆堆積如山垛口溜放如
水尚以缺乏屢厯聖懷及至潰散拋至城根者不可數
計帶之馬上者盡撒沿途如滿桂一師聞其將出迎敵
臣遣司官督放糧料未已復偕臣同官侍郎曹珍親詣
城頭督放止冀飽騰不敢拘拘額數而該鎮猶數稱缺

乏及至行後米豆堆積煤餅狼籍臣亟諭專管司官清查而事屬隔城防守為難終多拋棄又德勝永定二門先後兩次共發銀一萬兩恐其出征日久聽其權宜支用今滿柱不知下落須俟同行將領歸營方得查其作何開銷總之援兵情事臣部艱危處處皆然而兩營其最也凡此一顆一束誰非皇上金錢臣部膏血倍蓰支放尚難必其有餘晝夜肩擔半盡付之無用言念及此不禁刺心即如草束一項輓運艱難已蒙聖鑒稍有車

輒不繼稽遲時刻者臣每大聲疾呼自分必無死所而
百計濟之間有人力駢至運發稍充者飼馬之餘半屬
饗具矣臣且奈之何哉臣奉職無狀軍興固效姑俟敵
氛稍息方敢蒲伏闕下候皇上斧鉞之誅茲因清查錢
糧數目不覺艱苦下情娓娓欲溢猶嬰兒痛楚不禁號
呼於父母之前也

再議收買疏

題為遵旨再議收買料豆事該臣部題奉旨這派買豆

地方並價銀動支俱依議豆係目前急需如何至冬方
完還著另議具奏臣竊照軍興以來一切本色惟料豆
措備最艱臣方身嘗其苦攢眉莫繼幸皇上諭臣通行
山東河南買運以廣積貯臣豈不欲其朝受令而夕報
完顧臣職在度支官稱民部國計民瘼難分二視側聞
去歲夏秋之間畿南及中州二東多苦旱荒田野所收
必無厚藏又況津門海運料豆亦派省直收買兵火之
餘耗費頗多召買之檄一下豆價必至騰貴將厚償之

則難在官將賤售之則苦在民且以數萬之豆而轉運自千里之外脚力所需亦復不貲當此三空四盡之時州縣設處猝未易辦兼以豆之為物不堪久貯稍遲數歲易致紅腐故留一半於十月以寬其力徵一半於三月以遄其期益揆之事勢不得不如是耳庶幾催科之中稍存撫字之意使畿輔與中州二東數百萬生靈謂皇上雖倥傯軍務猶不忘寬恤至意則人心益固內治而外自寧矣奉旨依議行

司計閔裨疏

奏為司計閔裨瘵官自慙謹據實投劾仰懇聖明罷遣
以無悞軍國事臣以葑菲庸才謬膺度支之寄適當匱
乏屢覲艱危臣事事從實行去件件從頭做起矢心竭
力仰報聖明絕不敢畏難苟安即衰殘多病與死為鄰
亦不敢乞骸自便無奈敵患突發黔技益窘捫心自省
積戾多端有不得不自陳于君父之前者方未有警報
之先九邊缺餉在在脫巾臣裒益調劑陸續接濟雖積

欠之相沿已久而勉強補苴惟力是視不敢諉也迨直
薄都城之下援守兵馬一時鱗集雖事出不測急遽倉
皇而多方支應亦惟力是視不敢緩也迄今敵氛未息
需餉愈殷中外環呼遠近待哺既需月糧又需行糧既
急本色又急折色外解當風鶴之餘尚裹足而不前邊
鎮丁用師之際多大聲而呼庾其難其危更有萬倍疇
昔者即令長才處此亦當束手況謏劣衰殘如臣曾一
籌之莫展寧能勝任而無忝乎且臣自聞警以來宵旦

經營凡九旬於茲矣手不停批目不停覽晝不得食夜
不得寐今已心血俱枯昏瞶健忘寒裂面而不知其楚
菑搖落而不知其盡肢體委頓動須扶掖狼狽光景萬
目共擊臣即欲振刷撐持而有所不能矣以極哀極殘
之人擔極重極大之任復遭極艱極窘之時稍有不繼
動干軍機雖夙夜在公不辭勞瘁而筋力殫竭鞭算安
施五夜撫躬且悚且愧誰司國計而令匱乏至此竊恐
溺職已甚補過無期與其終悞軍國不若先請譴責益

臣一身之存亡生死不足惜而國計之有無盈縮大可
憂也人知臣不如臣自知之真人劾臣不如臣自劾之
悉方今九列多賢儘堪倚毗伏祈皇上俯鑒臣力綿弱
臣病沾危臣罪深重臣言迫切亟賜處分或念臣拮据
微勞與之罷斥速推才望大臣一員接管劄勸以足財
用即不然置臣法曹從重議罪以為司計無狀之戒苟
有利於社稷臣雖死瞑目也奉旨卿典司國計承平亦
當竭力況茲大敵臨邊軍興旁午正須大破積習實圖

幹濟何得投効自便

再疏投効疏

奏為軍興黔技已窮才薄瘵官自慙謹再疏投効懇祈
立賜譴斥以自為宗社大計事臣莊誦明綸仰見皇上
念切兵氛憂先軍餉其所以責臣者實所以寬臣也臣
即犬馬無知敢不俯竭綿薄仰副宵旰惟是財用一事
國家命脈蒼赤脂膏茲攸賴故周以冢宰制國用漢
以丞相調軍食蓋其重也本為天下第一大事今又為

天下第一難事是必得天下第一流人而用之始能勝其任而無忝如臣謏劣非其人也自閩警以來迄今五閱月矣內搜而帑藏罄懸則虞空匱外催而輪蹄絡繹則虞騷擾臣雖刻刻不敢釋懷究竟事事不能應手向猶刻意籌畫今伎倆已窮徒覺心血之日枯向猶黽勉拮据今筋力已竭徒覺手足之無措上不能追九府五幣之法阜財而奏理次不能繼鑄山煮海之術富國而強兵蓋臣之所可殫竭者鞠躬盡瘁之心而臣之不能

增益者官天府地之財邊兵之枵腹未已而援兵又復待哺月糧之捉襟未已而行糧又復恥壘烽火無容姑待不妨以額內之需供額外之求而正項將何抵補撻伐方在殷繁急須以有備之儲應無方之用而逝波從何取盈頃臣奉旨條議非不智盡能索終覺零星補湊大類剜肉醫瘡不但媿經國之遠猷亦且慮焚林之滋議矣近見兵部職方司郎中周夢尹有招兵正以無兵加餉正以無餉一疏內稱戶部催餉十一人出風霾竟

日等語臣捧讀慙媿無地自容是臣之頽齡綿力為臣獨知所自信而臣之寡才薄識又為旁觀所洞晰者也古人固有不加賦而才用足人有迴箸算鞭而錢流地上者臣何敢望萬分一也方今財用委實告訕軍興委實不敷臣既一籌莫展四顧茫然宜容尸素而取國事為膏萬難虛糜而惟好爵是戀古稱國家閒暇及是時明其政刑而必先之以賢在位能在職今雖不可謂閒暇而烽火漸遠攻造物者假我以桑土綢繆之會也及

今擇人而急圖已為後時若再妨賢而廢事嗣將何補
異日匱乏滋甚戎務決裂即治臣以失機之罪亦何救
於宗社安危之數哉且臣閱歷中外荏苒幾四十年率
多邊鄙搶攘之地而素心拙性每事皆從實做去銷耗
既久困憊轉深茲又加以數月之徬徨桑榆暮景寧復
如昨痰嗽每不停聲步履更多艱難自入春月眩暈時
作心神潰亂捉筆數字輒有謬誤計此鐘鳴漏盡之年
寧有幾許光陰即承平無事亦止足當裁況戎馬生郊

敢因循誤國惟是敵未出境誼難乞骸此臣終不敢以
病請而惟以罪請者也方今聖明在上耆碩盈廷政不
乏心計之臣可資倚毘懇祈皇上重念時艱急籌大計
將臣立賜罷斥仍重加譴責以為瘼癘溺職之戒速選
才賢用充任使但使國計有裨臣即伏草野而加斧鑕
有餘甘矣辰下部務方殷臣未敢晏居私寓見今扶掖
署中藥裹自將區區血誠期得請而後已蓋原從國家
起見而非敢為一身一家之計諒日月照臨之下當必

有以鑒此也奉旨軍興浩費司計需賢卿殫力甚勞誠心幹辦一應兵食方賴持籌何得輒有陳請

比例陳情疏

奏為骨肉沈寃未雪慶恩覃布無方謹哀鳴下悃比例陳情仰丐皇仁事臣胞弟自肅濫竽遼撫兵變墮身揆厥釁端實因缺餉維時邊吏計臣互相閹許屢煩廷臣會議皇上獨持宸斷削臣弟生前官階以杜邊臣之口實錫侍郎王家楨名籍以明稽餉之禍胎臣愚自傷教

弟無狀分當引罪復何敢置喙今時日漸久公論漸明
敢冒死一言竊念臣弟為國捐軀分也而身死無名則
夜臺不無飲恨為法受過義也而罪起從重則肺石未
免蒙冤試思羣烏合荷戈之士積飢累月雖慈母不能
有其子在撫臣又安能有其軍嗟乎擁新餉四十餘萬
視疾呼若罔聞知署部計臣既坐此落職矣而說者猶
謂變有別因不過卸擔之浮詞與夫旁觀之左袒耳豈
事懸而是而法可互移乎哉試閱餉臣錢士貴關臣王

會圖及餉司王楫等疏詳陳缺餉情狀是皆身居局內
非語涉聞風者一段公案昭然覩矣夫論必久而後定
功無微而不彰先是寧錦之役臣弟備兵寧前威名素
著後以款嘗我臣弟憤激力阻既受命撫遼選將練兵
不遺餘力條議九款首以絕款為言嗣是出沒錦杏之
間臣弟先期收斂野無所掠未至寧遠城下而退復督
主客兵亟築錦杏二城匝月工竣藩籬以固而怨亦用
是興至於安插降丁尤極苦心故沒未兩日而有大梁

王寨之捷皆臣弟徒薪之成算也當時督師題叙巡關
勛功俱謂臣弟積勞難泯橫被宜宣兵部題覆亦在叙
錄之列近接邸報王家楨以甘肅捷功已叙復冠帶矣
夫家楨前為甘撫後為計部者也司計台亂則禡之撫
甘著庸則復之仰見聖明恩威原自轉圜臣弟撫遼者
也死于餉而有可原之情勞於遼而有難泯之功同為
王臣寧慳一視且臣亦未敢徑情乞恩已也臣幸逢冊
立大典伏讀恩詔循例得晉本品勲階一等錫之誥命

臣自惟度支溺職屢次投効方凜斧鉞之誅敢冒司勲之叙惟是臣弟茹荼賣志死未瞑目遺孤三人俱在髫髻每家信來問臣葬期且云父職未復不敢歸骸九原臣用日夜痛心有淚難揮竊效古人脊鵠之誼妄希聖明帷蓋之仁願以臣應晉之階代復臣弟之官如謂前階未足為贖查臣前歲二品考滿蒙恩加授太子少保萬冀准辭官銜止存部銜以明國家之法以贖臣弟之罪而復其官俾令枯骨早得入土臣與臣弟幽明可質

生死無媿是則皇上浩蕩之鴻慈也

三懇天恩疏

奏為聖主鴻慈愈隆微臣病軀難効軍國至重尸素堪羞三懇天恩連賜褫斥以無誤封疆鉅務事臣竊辛遭時遇主即葵藿微誠亦蒙睿照不遺惟是三覆明綸如謂殫力甚勞臣固不敢以勞為言又謂司計需賢臣又安敢以賢自居不賢而徒蔽賢者之路徒勞而未收勞臣之益故前此不敢以病請而惟以罪請耳乃臣則實

病而病且甚矣臣之病非陰陽偶值之病乃衰朽不支之病也臣之病又非旦暮可起之病乃桑榆垂盡之病也皇上亦知臣支離之近況乎痰嗽連綿不已飲食減少異常步履徒次且而艱於前進跪拜將僵仆而不能振起在私衷每自悚惶即旁觀無不詫異倘令遠方聞知不將笑朝廷之無人乎至於心血枯槁眩暈健忘以致叢脞差訛之事層見叠出即欲極力振勵仰對我皇上天高地厚之恩乃暮氣徒張真精已竭非但力不從

心究且心隨力耗而頽然自廢矣皇上寬臣留臣無非以兵食浩費尚冀臣之持籌耳臣豈不知疆場未寧天恩未報非臣子乞骸自便之時而政惟此兵餉方殷幹辦無能一日苟祿妨才賢一日之展布一日悞事遺君父一日之宵旰誠百念迴環而一息無容姑待者也故臣前疏中即以得請後已明告之皇上矣此者勉支二旬而殘軀愈加困憊入夏以來勞火延上目苦昏瞶文移莫辨耳苦重聽人語莫聞神思憤亂筋脈拘急恰似

氣血殆盡而旦夕隕越者此等光景延喘未遑何能持籌部務重大寧堪廢閣若臣明知誤國而尚敢貪恩戀棧依徊不決無論清議難容功令難寬即區區良心豈能自昧乎哉謹額手呼天三申前請仰乞皇上俯念兵餉之需責未易勝衰殘之久病非假託將臣速賜褫斥另選精敏心計之臣刻期受事庶會計當而財用足軍國大計實嘉賴之臣即不能致身自効猶不失以人事君之微忱耳奉旨征調紛紜度支繁劇賴卿殫力幹濟

前旨已明何得又有此奏所請不允

酌議徵解疏

題為催解幸有次第額徵宜遵畫一懇乞特勅有司不得借口槩徵重困窮民以溥皇仁以急正供事頃緣撻伐伊始供億不貲致厘聖諭臣部開列各省直應解之數奉有俞旨已經立限差官守催訖但臣部所條列應催者元二兩年之額解及三年現徵之五分也夫兩年之額解承平亦亟考成倥偬詎容緩視此固歲事所應

辦者現年之五分舊餉較往日似為創始新餉較往日止多徵二分且時已麥秋即半完常賦亦非厲民況患切剝膚其誰無同仇之誼忍靳此維正之供也然實於崇禎三年內求完京邊之一半非強索於現年之外也第就現徵計完欠未暇為壓徵計蚤晚也臣查新餉止有江西一省壓徵其餘皆係現徵舊餉壓徵地方較之現徵地方稍多然臣前疏有那借措解一語正謂壓徵之難法當於現年中通融之也蓋現年中不無存留可

緩之錢糧稍一通融便可為預解之地即如河南山東
歷徵州縣崇禎三年應辦二年錢糧然按籍而稽京邊
不過十分中之三耳即以京邊五分而論不過十分中
之一分有半耳其它王糧驛遞河工倉糧廩俸工食等
項尚有十分之七也若於七分之中那借一分有半以
應歷徵之京邊不過一轉移間而國與民兩受其利實
目前通變之微權也即曰錢糧各有款項那借事或難
行則通計一歲大糧止徵一分有半而五分之京邊完

矣若因預徵京邊之五分而遂全徵大糧之五分徒以
征繕剝百姓之脂膏而以羨耗潤巧吏之囊橐是臣部
所鄭重而慎於一請者郡邑且藉口而恣行無忌也究
令士紳駭顧蒼赤怨讟必曰朝廷何故一年而追年半
之錢糧究將二年而完三年之賦稅民何以堪命乎臣
無所逃罪矣如預徵十分之三專為每地一畝加派九
釐之遼餉而設也乃州縣不加詳審并正項錢糧槩行
預徵三分夫九邊匱乏臣宣不願蝨徵蝨解以救燃眉

然民力有限竭澤難堪用一緩二乃為可繼況乎開徵
自蚤解部自遲猷骨吸髓僅以供本地工食雜支之用
可惜也催徵不按定期則小民不知年分而在官寅拽
卯糧之弊易生可慮也在相沿現徵者止蚤徵數月在
相沿壓徵者且蚤徵一年倘壓徵預徵并集一時誅求
更慘可悲也所當并行申飭者也徵臣仰體皇上軫念
民瘼之心每思勉圖節用愛人之法要當於催科中存
撫字原非廢撫字以催科當此懸罄反裘之時倍切杞

憂緯恤之念伏乞勅下各該撫按及奉差官員申諭州縣遵照原疏開去款額元二兩年刻期完解三年現徵地方春夏先完京邊五分秋冬全完不得諱現徵為壓徵其壓徵地方今歲止追五分之數若能通融那解者上也不則即行預徵五分亦適如其京邊之數而止不得借口一槩混徵明年大糧即徑解邊糧及兵工二部錢糧亦不在預徵之內其預徵京邊五分仍俱寬至秋成於八月後報完果有新餉壓徵者亦如之若至明年

秋月亦僅如今年五分之例而止不惟非全徵大糧之
十分亦併非全徵京邊之十分於以定驚疑之衆志而
蘇民困於萬一如故違者許該撫按及奉差官員不時
參奏庶官方慎而民力存苟實塞而正額裕矣

請罪自陳疏

奏為微臣奉職無狀敵愾負罪良深懇乞天恩俯賜譴
責以中國憲事臣聞之主憂臣辱四郊多壘卿大夫之
恥也非獨分無所逃抑法實不容貸耳頃者天威撻伐

迄以廓清實惟恃我皇上如天之福真所謂制勝於廟堂之上者也惟是原本始末在戶言戶捫心內訟微臣之罪真有無地可少逭者臣實司計不能裕國使士飽馬騰預遏敵於塞上洵臣之罪及乎蹂躪近地以勤我各鎮師旅又不能峙糧備糗推牛犒饗作投石超距之氣奏片甲不返之捷洵臣之罪左藏瓶罄臣曾不能催儲外運源源日積俾冬春之轉輸幾乎中斷致厯聖慮焦勞洵臣之罪漕艘鱗集臣又不能預收凍糧先為清

野之防即勉強拮据借手羣工幸無隕越而猶有被火之船見浥之粒洵臣之罪海寓困窮臣又不能與天下以休息而使催差四出冠蓋相望即輸輓少集而民力竭矣洵臣之罪至若新漕尚若底滯未見更絃鹽屯尚同築舍未收實効于垣之役正慮經費不前鋪墩之師徒令勞人借口凡此種種皆臣之罪臣真擢髮不能以悉數而膏斧固有餘辜者也且也各部諸臣有事半而更者有受事方新者徵臣獨以黔驢既窮之技終始戎

作時愈久而罪愈重矣各部諸臣有以罪而蒙斥者有以罪而蒙譴者微臣獨以樗朽多戾之身屢荷優容恩愈隆而罪愈不可逃矣臣實有不可逃之罪而國又有不容貸之法臣一日竊祿位若冠至之承其羞也一日偷視息若鬼責之伺其旁也其何敢以負乘微臣而久稽憲典耶伏乞我皇上置臣於法以為司計不效者之戒庶玩愒之人心悚息於震疊而中興之景運炳煥於新猷矣奉旨軍機處知道欽此

備孔殷分防練募正轉輸四應之時宜益加籌畫俾飽騰奏績毋乏軍興不必引請

四懇罷斥疏

奏為臣病阽危已甚臣職曠廢堪憂四懇天恩亟賜罷斥以無誤軍國大計事竊念臣至駕駘景逼桑榆才甚劣年甚衰而病又甚深自惟通籍以來迄今三十九年承乏中外歷任邊疆牛馬奔馳久未息肩日積月累百哀盡見飲食日減脾胃不調時苦健忘兼多眩暈每至

夏秋輒復增劇客歲七疏休致未荷皇上俯允嗣是都城戒嚴臣實承乏計務忍死支撐委無一事一刻敢自暇逸入春以來餉務繁重病體支離臣復三疏投効並請罷斥復荷明旨勉留責成諭以殫力幹濟臣雖庸愚困憊安敢不力疾供職勉圖策勵敵騎一日未退靡敢再言乞骸以自附於臣辱臣死之誼今幸天威遐播亦既中外解嚴矣臣是以有微臣奉職無狀一疏我皇上乃輒許以多方獎以勤勞又復責以四應望以騰飽知

我皇上寸長必錄而期望甚殷也惟是古稱陳力就列不能者止從來久矣欲治兵者必先有飽滿充實之餉而後可足兵欲籌餉者必先得精明強固之人而後可足餉而臣愚何如哉臣以衰病之殘軀值茲軍旅之雲集黔技已窮杞憂未歇愁苦相煎時日淹久怔忡交作痰涎壅盛頃刻輒有遺忘几席旋生掛漏則智慮所不及政務所曠廢者多矣且也臣部日進章疏日行文案雖各有司存而非經臣之心到目到手到何敢拜發不

謂精血久耗雙目赤腫畏日羞明流淚如注則文移之
簡閱為難右臂酸麻晝夜痛楚每捉三寸之管如發千
斤之弩則案牘之批發為難足膝軟弱步趨不前陞降
階級須人扶掖則朝參之奔馳為難其他龍鍾潦倒奄
奄待盡之狀不可殫述舉朝臣工更無衰病如臣比者
司農何官今茲何時而以龍鍾潦倒之人竊據其間誠
拊心知懼亦顧影自慙矣矧新舊額餉有限而軍興浩
費宏多京卿漸次還朝而外解愈覺稀濶援兵俱動歸

思而行月任意要挾當此之時即令敏手亦費持籌而
況臣之謏庸衰病者哉臣一身不足惜而所誤國事者
多矣目今在邊疆為刼數之終在國運為治平之始政
及時整頓之機會而理財固本又第一要務先此猶得
托於鞠躬盡瘁之義繼是將不免有曠官竊祿之羞在
聖明即曲為優容在清議必倍為誚讓是臣之所自知
甚明望恩甚切者也是用哀籲聖明四中前請仰望皇
上自為軍國大事計蚤賜罷斥別選才賢於以充軍實

而資撻伐臣仰戴鴻慈如天罔極矣奉旨御清慎敏練已屢旨眷留且邊防孔棘轉餉維艱殫力運籌正資石畫何得引疾頻請著即安心視事不允辭

辭敘賚疏

奏為天恩隆重寵渥洵頒謹顙閣控辭以安愚分事臣聞忠勤者服官之大義義不可以私逃爵賞者礪世之大典典不可以濫得臣以謏劣待罪計曾拮据捥瘡二載于茲惟是職在供億夙夜冰兢期無失墜以逭罪戾

屬以皇威遐布光復城邑臣最不才得從閣部諸臣之後恭承恩叙奉旨畿輔教寧在內運籌宣力諸臣允宜敘賚畢自嚴加太子太保賞銀二十兩紵絲二表裏欽此臣竊不勝惶悚不勝隕越夫人臣列職一品則為崇階蒙恩蕃錫則為異數不圖一介寒賤遭逢聖明濫竽非分一至此也憶昔變起倉卒屈指內外新舊主客官軍幾以二十萬計倉庫單虛餽餉殷繁朝索糗糧暮索齎強彼徵酪漿此徵藁豆財賄既苦於不給頃刻又慮

其難辨嗣是敵騎漸遠大兵愈集既輦負以供薊永之師復航海以給關寧之旅接濟維艱呼吸生變臣於此時肝膽幾碎迄今念及魂魄猶悸乃者得儼如天之福以有今日皆賴宗社鴻慶聖武布昭帷幄多籌三軍用命若臣捫心固自不敢居功即臣揣分實亦無功可言且非獨無功已也捉襟幾於露肘既有不能先事綢繆之愆剗肉持以醫瘡復有不能後事助勦之罪此即倖逃斧鑕已屬鴻慈況復忝竊寵榮寧堪冒昧以國家破

斧缺斨之役藉為邀寵增秩之梯臣實痛之以軍興倉
皇支吾之技得同戰勝攻取之賞臣殊羞之以庚歲三
空四盡之時復有倖功蔽罪之舉臣尤懼之況同臣協
力者為左右諸臣代臣奔命者為司屬諸臣一切踉蹌
竭蹶之狀皆臣目擊痛定思痛久思代陳猶嫌自明今
諸臣多未收錄而微臣獨攘天功臣入質衾影何以自
存出對僚屬何以視息此臣所以踟高躋厚萬萬不敢
祇承者也伏祈俯鑒微衷收回新命俾臣得以原官自

効人或憐臣老敝放臣歸田天之仁也地之慈也臣不勝犬馬私願奉旨軍興旁午轉給維艱卿一力拮据成勞可念特茲加費用示欽耐宜即祇受不必遜辭

召對認罪疏

奏為錢糧過厯審慮召對倍切悚惶謹束身認罪以候天譴以祈慈鑒事竊念臣年力衰邁智慮短淺當此民窮財盡之時動見捉衿露肘之狀黔技易竭蚊負難勝既不能地流泉湧資士馬之飽騰又不能握算持籌寬

聖明之顧慮臣職實溺臣罪滋深少發則以現支為壓
支而九邊之疾呼如故多發則盡入數為出數而京師
之催解無存欲清錢糧先查兵馬而督撫之確報杳然
欲令月奏或為季奏而各鎮之奉行不逮蓋前車既覆
已坐知人之不明而後效未臻大彰率屬之無狀矣至
新舊二餉司薛邦瑞喻思慥案牘苟且磨算稽遲今俱
奉旨回話然該司官之罪實皆臣之罪也臣之罪臣愚
猶自知之而況聖明照臨在上乎今奉旨對中飭側聆

天語之諄切仰服聖慮之精詳無微不照無遠弗屆臣
自揣疎愚迷謬真不覺補過之靡及措躬之無地矣謹
束身認罪伏望皇上軫念四十年犬馬哀朽薦鈍稍寬
斧鉞之誅姑從褫斥之罰實天覆地載之鴻慈也奉旨
軍需正殷卿老成勤練還遵諭率屬稽出入酌虛盈以
佐國計不必代為引咎

開報軍興錢糧疏

題為奉旨開報軍興錢糧事查得軍興錢糧原因變出

倉卒費屬無經凡登埤而守列營而居者靡不仰給臣部以為供億以故在本色則有給米豆芻束者有給熟食煨炒者在折色則有給官廩行糧月糧等銀者有給米豆草束折銀者有給薑椒煤炭銀者儲糗不敷繼以抬買飛輓無術假以運價其間頭緒不啻絲紛然臣當應接不遑手口交瘁之日已蚤慮有重複詭冒之弊於是轉給者則屬之各門司官自領者則隸之各營委官稽兵數則據樞部之開報覈給發則取各官之實收其

間通融本折衡量多寡酌豆價之貴賤而一秉時估參
運價之盈蝕而一規里道皆臣殫心悉慮握算持籌惟
懼萬一重冒有負聖明委任至意茲既承還悉心磨對
之旨敢不倍為謹凜兼以日積月累自客歲十一月起
至今歲十月終止已匝歲矣臣又行令各監督官細造
清冊前來臣乃復加查覈照前款項分查互對俾紛紜
頭緒為之一清且前此止報折色今則併及本色前此
止算至崇禎二年十二月終止今則算至崇禎三年十

月終止前此止及城守今則併及薊門臣於此而追想
臣部之苦真有筆舌不能罄者矣夫當都城戒嚴固已
鞠躬盡瘁心血盡嘔迨於既退之後妄意宇宙清明邊
鄙寧謐勤王之旅可撤額外之餉可減而臣部亦有息
肩之期也不謂蹂躪之餘藩籬盡毀於是興修繕之役
增新募之兵而四方之入衛者且日增月盛索行糧索
安家索月餉殆無虛日臣與司屬朝夕措處左支右吾
幸無隕越然已智盡能索瓶罄壘恥矣今在新餉庫則

放過銀一百九十九萬六千二百九十四兩銅錢五百
四十五萬八千三百在太倉舊庫則放過銀六十一萬
六千九百一十二兩銅錢一百三十二萬五千九百在
本部廊庫則放過銀一萬四千九百八十五兩銅錢一
千六百三十五萬九百在京各倉如舊太南新濟陽海
運新太北新大軍西新祿米等倉共運放過城守援兵
口糧行糧米一十七萬三千九百二十二石五斗馬匹
料豆二萬二千四百六十四石七斗又京糧廳雲南司

新餉司邊餉司崇文門共買運過城守援兵馬匹料豆
高糧三萬一千六百二十八石在明智臺基北新安仁
西城五場運放過城守援兵馬草共一百四十七萬五
千三百五十一束蓋軍興一日未已則有一日之供給
而錢糧一欸未銷即有一欸之清算未能點金而量沙
祇有量入以為出誠不得不徹底通查一併奏開以祈
聖裁者也

歲籥更新疏

奏為歲籥更新哀庸宜退仰控聖慈俯允乞骸別簡賢
能以襄國計事臣本溝壑斷材甘心廢棄遭逢聖明拔
居錢穀之司臣愚不自量力老馬為駒以手足之隕於
巖疆而臣不敢卸以邊腹之視為怨叢而臣不敢避以
二豎之呻吟朝夕而臣不敢休黽勉鞭策用圖報恩遇
於萬一然聖眷日深而臣之罪戾亦日積矣當此春回
黍谷計典聿彰薄海臣工莫不陟明黜幽共仰維新之
化而朝班之上迺有枯朽如臣謏劣如臣者尚不亟自

引退無乃甘為頑鈍蔽賢路而誤國計乎向者奉職無狀屢懇聖恩釋放歸田荷蒙皇上不加斧鉞之誅許以桑榆自效臣以軍興倥傯主憂臣辱恐涉規避之嫌不敢堅意求退今論時則傳烽舉燧之漸稀論才非更絃易鼓而不可若臣之技能久已見於天下矣間閭日困非盡有司之撫字乖也臣實無能休養撙節為四方培元氣也庚癸難戢非盡閭外之制御疎也臣實無能灑惠流膏俾三軍快果腹也從前條議非不連章累牘然

皆集衆思以待宸斷所賴以支吾三載者非臣之果有
纖長至於奉行又非不舌敝頰枯然皆賴明綸以警人
心所懼於覆餗一旦者實臣之無容諱短矣況今邊境
未平益以流寇一處蔓延則一處之兵餉祇有費而無
補年例不足以加兵荒一日調援則一日之軍儲豈神
運而鬼輸入春以來眩暈時作僵仆堪虞雖心碎髯枯
而黔技久窮曾何裨於緩急之數況臣木強之性素不
諧俗昏憊之衷近多周章百凡紕漏絕少劈畫撫躬循

省真有不畧一刻安於尸素者矣我皇上赫然中興安
攘伊始非常之業必待非常之臣今在部同官及各衙
門卿貳率多英妙敏練堪以重任皇上左顧而右盼且
不勝收又何藉於臣之久試固效者也倖免鼎鑊得盡
天年於草野將世世銜戴高厚有餘榮矣伏乞皇上垂
憐犬馬准其休致特簡心計賢臣刻期代臣受事軍國
幸甚微臣幸甚奉旨軍儲方急計務殷煩卿籌畫詳練
精力正優何得遽有引請著即出安心視事用副委任

徵臣哀病疏

奏為徵臣哀病日深兵餉拮据不前懇乞天恩俯賜允放以無誤軍國大計事夫軍儲關係在封疆而計務關係在邦本此非精力素優而籌畫詳練者未易勝任而臣非其人也臣以蒲柳之資馳驅中外已四十年備歷艱險而臣之精力銷亡久矣內軫民隱外供軍儲曲計而不能曲全兩籌而未免兩誤而臣之籌畫疎畧甚矣不意誤蒙聖恩獎飾踰涯而臣拊心自揣未有當也近

且寰海援兵之衆經年不解薊永新集之師招募未已
軍騎無饜急折色又急本色索行糧又索月糧每虞新
餉之難繼九塞待哺舍民運專關京運完當年尚逋先
年殊苦舊餉之難支雖按月造發已報呼譟無等欲計
畝加賦又恐猷浚無藝方寸昏憤曾一籌之莫展手足
無措將跬步以難前此臣奉職無狀自知甚明而無所
逃於聖鑒者也目今崦嵫日逼愁病相煎痰涎壅盛恐
一蹶而不可復起牀褥呻吟寧高卧而克堪主計蓋少

不如人而年愈衰則重任愈覺其忝竊病緣憂餉而病愈深則餉務愈恐其叢脞夫一身之性命猶輕而朝廷之封疆最重臣誠負芒坐針不能一刻即安者也用是頂禮鴻慈再干乾斷伏祈皇上憐念三年來竭蹶之苦稍存四十載帷蓋之恩准乞骸骨放歸田里何異起死人而肉白骨也芟耘庸耄簡畀英俊是在皇上自為軍國計耳奉旨御軫邊籌國素著精勤前諭已明何乃復有陳請軍儲時刻難稽著遵旨速出料理毋得再延

釐剔十款疏

題為吏治更始民窮宜甦謹陳釐剔十款申飭寓內有
司共圖保民實政以維萬世治安事臣聞聖王御世惟
以保人寓內為先儒者服官要以節用愛人為本國家
以親民之責寄於求牧之有司三年考績以保障為盡
職繭絲為瘵官故周時六計皆冠以廉漢代循良必稽
戶口蓋操守潔者無不愛其黎民而生聚繁者斷難幾
之墨吏良有以也邇者計典方行旌異懲貪涇渭分明

恩法罔貸大小臣工諒各洗心震疊之下矣此時薄海
蒼黔莫不延頸踵踵謂我皇上整頓官方驅除民害如
此其嚴且盡也旦晚膏澤下究百倍尋常當何如者惟
是貪墨雖去弊政尚存誠恐奸胥或習為盤踞庸才亦
憚於改絃不於此際申明禁約痛釐諸弊及其敗露曾
何救於百姓凋殘之數矣臣民部也例得從銓序之後
條上事宜為民請命伏思今日邊徼未靖寇賊繁興兵
議撤而未能餉欲減而不可一銖一粟孰非辦自民間

所恃有司作民父母休養財力鼓其樂輸之念堅其好義之心宜非國計民生兩有攸賴者哉何堪飢鷹乳虎之輩借公行私橫加股削俾疾首蹙額之民成魚爛瓦解之勢抑可畏也與其懲創於已往何如戒毖於將來謹竭一得贅列十款具奏上聞一禁加徵耗羨一禁添搭貽累一禁濫收詞訟一禁濫科罪贖一禁罪外苛罰一禁官價買物一禁淹禁犯人一禁差役騷擾一禁趨承上司一禁濫用夫馬

各款語多不能備載

伏乞聖明採納著為

功令頒布有司咸相遵守庶吏治漸覺其改觀而聖澤覃敷於無外矣奉旨近來吏治貪殘民生凋瘵朕心痛憤這十款關切時弊著實飭行

兵餉日增疏

題為兵餉日增月益物力不支謹以出入大數據實披陳懇乞聖明從長酌議以圖久遠以定畫一事自軍興以來竭宇內之物力合加派雜項數百餘萬計輸之遼左而坐糜養癰曾無救於己己之變今額內之兵餉分

毫難減而額外之兵餉層累增加臣部之在今日主客
有交困之勢行月無兼資之策每每屈指計算仰屋咨
嗟真未卜所稅駕也請得備陳於皇上之前舊額新餉
官兵額外新增兵馬各處入衛援兵以上三項以歲計
之共該銀六百五十四萬五千七百有奇又招買遼米
遼豆草束併關鮮海運價值共該銀一百六十三萬四
千五百有奇而閏月之餉銀鹽菜與薊永漕糧之運價
約該五六十萬不與焉合之則八百七十餘萬矣此今

日兵餉出數之大約也查加派雜項歲額總計不過七百三十餘萬耳而工部分餉之二十萬亦在其內即使如數全完尚缺百六十萬而況未必全完也此外尚有省直捐助向來賴以接濟而今後不可冀矣南部事例屢疏題留尚成畫餅此今日錢糧入數之大約也臣總計出入滿盤打算計兵給餉止有此數多用一分即缺一分在額內者既減之而無可減則在額外者欲增之而無可增不知此嗷嗷待哺者將有天雨地湧之金錢

否也客既奪主之食主必受客之困坐糜厚糈未必見德而壓欠守候必且含怨所謂主客有交困之勢者此也入援之兵月糧取之本省行糧取之臣部屢奉明旨而今且何如其支行糧也認為應得之物按期取索且圖預支其借月糧也挾以必與之勢一借不已視為定例當該省解餉未至惟恨不能那此與彼及既借後竟以膜外置之聽臣部之號呼而褒如充耳矣臣部即有點鐵之術何能分身四應所謂行月無交資之策者

此也況簡查舊例加派雜項歲入逋負每至十分之二
加增三釐額尚虛懸而各省以災疫求免者已次第見
告矣即歲前之預徵三分三月以來支用殆盡而外解
且中斷矣當此兵驕將悍食苦衆而用不舒已犯生財
之忌值茲勢窮力竭兵當恤而民堪念徒深仰屋之嗟
於是節之一字至於今日而臣萬萬不能諱矣昔日敵
據導永其鹽菜增加用以鼓其敵愾之氣今處處修備
在在增募而援兵之供億如故也聞諸道路之口似謂

衝邊必不可撤而腹裏似不妨量撤兵之有用者必不可撤而兵之無用者政不妨量撤今通津昌涿之間閩楚東粵諸兵久冒清人河上之誚一切餽餉該省既不能源源而至臣部又不能舍已耘人倘亦可早為酌處否也如團練營雖曰防薊原係都門新募主兵曩者出防薊州不加給鹽菜則不能成行而今遂為定例矣行月兼支長此安窮儻亦可以量為酌減否也川兵既屬客兵又同薊兵食部餉而行月亦苦兼支臣念其萬里

遠戍比照關兵厚糈每月議餉一兩八錢項接薊撫咨
文入再與鹽菜以厭其欲推而忠義營之兵亦復皆然
如孫顯祖防宣官兵係本將在籍招募其在城下曾與
團練營一體支餉今援宣矣既在臣部支月糧又在宣
鎮支行糧此又舊例所無而今創起者也推而應援山
西饒勲林耀之兵亦復皆然又查從來大將非統領數
萬之師未聞有開鎮者自有入衛之役而建牙繫繫矣
官役公費等項多者以千計少亦數百計人有援兵不

滿千人而聽用各官多至四五十員者果人人皆韓白之選乎不過以市儈之流冒沐猴之冠耳則裁冗官冗役以明節嗇而杜冒濫似亦目前之急務也至於抬買海運煩費不貲而關寧援兵支行米又支月米獨不可一本而一折乎馬匹料草有支本色者有支折色者即折色亦有一兩二錢與九錢之異者當茲青草漸茂獨不可改本為折改多為少乎雖謀國者不恤小費以妨大計而持籌者當量入額以為出孔今行月無一不取

足於臣部主客無一不責望於臣部所入有限所出無窮及今而不籲呼於君父之前待軍餉不繼庚癸頻呼而後言之嗟何及矣尤可慮者竭澤焚林識者寒心剝肉補瘡終當立盡釋此經制初報之時不詳為更定而日鑿生民之元氣竭萬姓之膏血以供四方之驕悍無論勢必不繼即令繼矣恐亦非久安長治之道也願我皇上之深長思也伏乞勅下樞部督撫從長酌議但得樽節一分則臣部受一分之賜而國計民生均賴之矣

恒暘示儆疏

奏為民生日困恒暘示儆農政不修臣罪難辭懇恩譴
斥以回天心事邇者兵餉倍增太倉告匱臣憂心如焚
所日夜冀望者惟年穀豐登輸輓無缺可少救然眉之
急耳而無如亢旱千里三春不雨何也我皇上齋居減
膳不遜桑林之禱矜宥累臣不殊解網之仁謂可甘霖
立應以符至聖之精誠迺皇穹屯膏猶若有所吝者臣
捫心自揣拊躬省過奉職無狀之罪又安敢緘默而不

以自暴也大臣部職掌民事者也自邊難作而稅畝起
供億者日新月盛搜括者智盡能索宇內之民力已云
竭矣寬徭薄賦既難徵惠於夙昔緩征蠲免又難望幸
於目前新加舊加取盈一旦誰憐剝啄之悲見徵預徵
交責終歲固恤焚林之慘明知累年之積逋誅求頗艱
而減一分便少一分之用度痛心近畿之抬買疲累已
極而免一粒遂缺一粒之本色考成之令既嚴繭絲之
政愈密寓催科於撫字既難盡信於有司防侵漁於漏

卮安能責望於邊將肉雖剝矣終難補瘡痍之蝥矣唯
罍是恥夫迫於追呼者賣男鬻女豈盡終事之民即因
於久戍者呼天籲地果皆同仇之旅在在抑鬱處處愁
苦臣等上之不能宣毫皇仁下之不能休養黎庶誰職
民事為此厲階所以昕夕徬徨仰天欲絕而知亢旱示
戒已昭布臣之罪過於天下矣倘昊天不弔膏雨愆期
三秋失望國課日虧秦晉之顯禍難療九邊之隱憂漸
起言念及此臣溺職之罪可勝誅乎臣不敢逐隊襲陳

惟是循分躊躇萬難自解屏息公署席藁待罪伏祈皇
上將臣立賜褫斥以為計臣不能省賦綏民之戒別選
賢能從長消弭庶應禱之甘澍立沛而封疆之餽餉無
誤矣奉旨軍興煩費民力殫窮卿籌畫心勞朕所素鑒
不必引咎

因旱陳言疏

題為聖主為民求瘼微臣遇災思救敬陳職掌摠末議
以答乾惕事臣聞之為稼於湯之世者雖一溉之功無

益然必一溉者後枯此喻養生也而可以喻養民蓋久
旱時之枯槁稍蘇須臾便有生機徵調時之蠲減畧加
休息即同時雨臣承乏主計典在錢穀仰奉皇上明作
之治一切胥逋摘玩烈於夏日心未常不念之而兵與
餉浮勢固無如何也今者昊穹杳澤雲漢引痛祝網建
鞀昌言盈庭臣忝民部之官同田家之患所愧徵派相
仍不獲盡弛以救焚灼覩此利病在案姑為請命以慰
雲霓謹度其時當急行勢實易行者臚成十事以備齋

居之清曠焉一關薊經制宜定一秦晉災傷宜恤一賦役全書宜成一州縣火耗宜禁一省直壓徵宜仍一六七兩年舊餉宜蠲一內供錢糧鋪墊宜減一東江兵餉宜節一名買錢糧宜恤一追贓家屬宜豁以上十事或就臣部身受之窘力探要領或從諸臣啟事之餘共酌時艱於兵則願損有餘以待不足於民則願寬不足以釀有餘大約經制定而財力節拈買充餉次第可減全書修而征收清橫徵科斂一切皆塞從此兩師効順挽

河洗兵庶幾加派雜徵全蠲有日此十事者所謂暘者之陰雲枯者之滴露也揆時度勢誠有不容稍緩者矣

題蠲錢糧疏

題為聖主為民求瘼等事臣頃因早陳言臚列十事仰効芻蕘末議奉旨覽奏十款俱關籌兵裕餉恤民至計內薊島秦晉及賦役火耗等項已有屢旨招買量收本色即如議飭行其舊餉應蠲鋪墊應減追贓應豁的著該衙門查明開列來看省直歷徵前著各撫按詳核歷

來緣繇如何未見回奏還立限與他欽此查得蠲免天
啟六七兩年舊餉一款恭繹明旨仁風雖已翔被窮黎
而宸慮似尚慎重者臣再閱冊立恩詔內開載一款省
直本折錢糧自天啟七年以前除已徵在官及那移別
用者仍照舊起解抵補外查果小民拖欠准與豁免我
皇上固先已慨然允蠲矣而在官在民那移別用之隱
情文移駁查經年累月尚無成議今懸揣該衙門開列
不過曰實在民欠若干而在官那移與否無論後官既

不及知前官之事恐後官亦不能償前官之逋況積逋之案一旦傳聞議免再無完理而講求開造之際里胥因而需索科派竊謂臣部參罰之數皆省直郡縣毫不肯虛認之數也百姓之所苦者在催徵而州縣之所苦者在彈射在有司顧此失彼勢必挖新以補舊在百姓暮四朝三何如蠲舊而完新莫若查照覲冊未完之數直截盡蠲布告海內曰戶部天啟六七年舊餉未完俱照冊立恩詔槩置勿問使百姓曉然於金石之令而有

司亦不致前後瞻顧為猾胥所愚以困苦百姓則蚤蠲
一日蚤得一日之休息矣抑臣因是而並有請於六七
兩年新餉之雜項也夫臣部日夕向省直禿穎而催聚
訟而講者無非搜增於雜項之額外何敢議減於雜項
之額中且臣與同官右侍郎周士樸題定帶徵載入考
成催督矣疏墨尚鮮臣豈其善忘至此惟是天啟六七
兩年省直雜項臣部徒虛執其籍至崇禎二年各地方
始認有定額今欲以新定之額懸索未認之賬於三四

年前無論有司實應且憎而催者自催逋者自逋其何以信功令且也雜項最多者惟抽扣一項而抽扣實在舊餉之中今舊餉既蠲則不得不併蠲雜項也不者我欲帶完六七年之二分而彼將割三四年之二分以應那東補西名完實欠況乎完者之寥寥也臣竊憶年來搜括之煩沃土亦鮮遺力參罰之頻循吏幾無完膚凡可為督逋計者臣部不憚儘力任怨而行之矣乃覲旋已久預徵尚多懸額時將季夏初限大半愆期豈有司

之愚甘以其官為射的而狃緩徵之小仁忘巖疆之大
恤耶大都民間止有此物力寅支卯糧則卯年之逋勢
也郡縣止有此敲朴趙新償舊則新額之逋亦勢也臣
愚不識進止妄謂欲急見額正當示寬舊額欲了近欠
正當盡蠲久欠則從此見額之相續捷如流水或可計
日而俟也此者秦晉災荒業已數年今天尚未悔禍頃
復旱魃為虐即齊豫江北之區俱見告矣若必待其顛
請而後蠲何如恩自上出者之足為感動耶況遠年虛

坐之雜項與實地徵收之加派固自不同又不患省直
之覲覲倖免也謹將天啟六七兩年未完舊餉并天啟
六七兩年未完雜項共銀五十二萬一千五百有奇開
坐於後恭候聖裁其已徵收在官或起解在途者地方
必有文案若故為隱匿尅留者臣部得於訪聞定執白
簡從事即省直撫按亦自當據實簡查以聞也伏乞勅
下臣部將天啟六七兩年恩詔內應赦舊餉照數豁免
併六七兩年新餉內懸坐未認雜項照數停徵庶省直

得一意完新而亦用以蘇息災黎矣奉旨這天啟六七
兩年各省直未完舊餉併雜項銀兩依議照數蠲免以
示朝廷軫恤窮黎至意其有已徵及起解的仍著查明
報部敢有乘機隱尅者定行重治

哀病難支疏

奏為哀病難支曠瘵可慮懇祈俯准休致以重國計事
伏念臣智能本屬閭閻淺年力復已衰遲錢穀重務原非
其據惟是奉命司計之日正值軍儲告匱之秋思君父

方切焦勞宜臣子敢辭拮据星馳就列宵旦經營尋以
四郊多壘羽書旁午義重身輕勉力撐持雖經投効乞
身未忍恣然長往蓋犬馬戀主之心臣所自盟者素矣
無奈自入春夏以來福過災生形衰體憊夙疾纏綿惴
惴焉有性命之憂現今頭顱暈眩痰涎壅盛目力昏眊
於簡閱足力顛躓於步履腕力痛楚於批答尤苦心血
耗盡恍惚健忘頃者司屬題覆每多踈誤實臣失於檢
點之故設精神尚能照管何敢自蹈迷謬之愆則臣神

衰力竭之明證矣雖蒙皇上貸臣朽拙而并寬臣司屬
然循省失職於既往宜堪復悠悠於將來度支何官今
茲何時而可容優游瘴曠為也敵氛未靖於東西財賦
已窮於輸輓邊鎮多疾聲而呼持籌有仰屋而歎即令
精明強幹者處此猶虞展布之難況以衰殘多病之臣
當之委頓已極鞭策安施儻文移一日不批發則諸司
職掌寧無廢閣儻積案一日不料理則科抄部牘未免
塵蒙臣病體之支離日深一日則臣部務之叢脞當日

甚一日將來無窮之罪案必有百倍於目前之舛錯者是臣不能致身以為國而徒貪位以誤國也是皇上原欲用臣以裕國計而反因臣以誤國計也況臣犬馬之齒已屆踰六望七之時不為不老矣馳驅中外迴翔南北已四十載不為不久矣從前溺職欲補過以無期向後讐尤恐擢援而難數與其自甘頑鈍而無補於國何如亟請罷斥而避賢者路此臣所為情迫勢窮而哀籲於皇上之前者也伏祈鑒臣哀病餘生放歸田里別選

賢才以經國用臣即以身填溝壑有餘快矣奉旨卿清
勤詳練精力正優計務殷煩亟資籌畫何乃輒有引請
著即出視事毋得少延

再懇休致疏

奏為微臣衰病情真國計不堪久誤再懇天恩立賜休
致以明止足事念臣受才鄙劣賦性顛愚偶遭遇於熙
明遂承乏於邦計宿昔少健黔驢之技已窮今茲病衰
駑駘之步安騁乃蒙明旨獎臣清勤詳練是猶以優容

待臣也責臣即出視事是以鞭策望臣也臣實聞命
驚慚不勝墮越夫臣自崇禎元年八月待臯計曹事皇
上最久而受恩遇最深儻自揣精力尚有一綫可支臣
亦何敢言去何忍言去無奈筋骸衰憊精神昏聩不惟
回視壯年之時全非其故抑且較諸受事之始大不如
前入夏以來痰火壅盛眩暈時作每遇朝祭大禮起拜
艱難常虞顛躓即微倖未至失儀而將來已有萬不能
支之勢矣錢穀重大文移浩繁往往目披閱而心輒遺

忘寧免掛一漏萬手批註而筆多謬誤何辭襲舛承訛
此其叢脞曠廢匪止一身一家之事也此時不急引身
求去丐皇上早擇壯年心計之臣以代之必至誤國家
之軍實遺封疆之隱憂彼時即以身膏斧鑕何益乎且
臣佩服主憂臣辱之訓其當去而不克去欲去而不即
去者固已久矣客秋敵退之後惴惴焉虞其復至未敢
瀆請今春外解中斷兵餉莫繼亦不敢堅請姑且忍死
以待茲邊方漸見喑息而新舊二餉亦庶幾按月接濟

矣此正微臣可以乞殘骸之日而亦皇上可以賜帷蓋之時也臣以四十年犬馬環顧朝班同籍已盡若猶貪戀而不休勢必顛隲而莫救憶臣司計之始比肩同籍尚有部臣王永光李騰芳喬允升憲臣曹于汴四人今騰芳允升一物故於允放之日一物故於恩譴之餘惟永光于汴俱以年老得請而去皇上若不以宥永光于汴者宥臣臣亦必為騰芳允升之續臣即欲希致身之義慕盡瘁之忠然臣之年已為鐘鳴漏盡之年臣之身

已為石火電光之身矣尸位而曠官悞身以誤國臣罪
滋重將無可贖惟冀皇上惻然憐之而已矣伏乞皇上
推天地之仁垂日月之照電臣年果衰遲病非矯飾立
賜休致別選賢能以經國用臣得以病苦餘年養疴待
盡惟有祝聖壽於萬年已耳奉旨卿忠勤籌國年力方
強朕所鑒悉前諭已明何乃又有此奏著遵旨速出料
理勿以陳請致稽部務

微臣哀朽疏

奏為微臣哀朽多罪人言再及懇祈天恩蚤賜罷斥以
重國計以全晚節事竊照臣以衰病孱軀久濫計部深
惟綆短汲深大懼覆餗負乘比來無歲不具疏請告荷
蒙聖恩不即棄捐俯賜勉留不曰邊計方殷則曰軍儲
正急不曰遵旨即出則曰宜遵屢旨論進退之大閑自
當亟去揆君臣之大義未忍怱然良以邊境未寧誠不
敢獨以憂勞貽君父也明綸有赫又不敢輒以徑率負
國恩也犬馬尚知戀主微臣敢求弛擔以故覲願復出

料理計務今戴星出入者又四十日雖病困支離終忍死以待今閏十一月初九日早朝事竣甫出西長安門陡覺痰壅嘔逆昏暈移時已而寒熱大作猶勉強扶掖入署薄暮回寓僵仆兩日尚無起色忽見邸報則御史余應桂於時事艱危已甚疏中又指摘及臣矣言念四郊多壘國計至重自揣昏耄已甚真覺溺職堪羞臣久自分當去臺臣亦謂戀不即去則臣安可須臾留也夫人臣之所恃以効職者才具也臣自待辜仕版垂四十

年僅有一腔撲誠慙無救時計謨邇歲加派頻仍而民生坐見其困憊供億繁夥而士馬未見其飽騰既不能開源又不能節流致煩聖主焦勞文華召對深以諸臣不能實心幹濟為憂乃幹濟宜無重於計務者臣當媿死顧臣心雖不敢不實而臣才若已限自天是以才具按之而知亟當去也人臣之所恃以自靖者精力也臣以踰六望七之年心血耗盡無復旺之日筋力衰盡無復健之期二豎已入膏肓竭蹶不前精神益復潰亂錯

誤時出從此智慮日短一日籌策亦日疎一日雖欲勉強支吾祇恐過有增加罪難取贖是以精力度之而又亟當去也人臣之所憑以自立於朝者惟此去就之節止足之義也是必內無媿怍而後外可展布臣自八月以來猥以席藁負罪之身尚儼然為農部之長雖蒙聖恩優容濫點朝班而方寸不容自昧衮影未免懷慙即無人言已難就列而況誚讓加之又頑鈍嗤之矣尚可貪位慕祿俾令廉恥掃地乎是以禮義衡之而又亟當

去也綢繆桑土惟此其時國計持籌豈容少稽皇上若
緩臣一日之罪斥是多臣一日之曠官萬一貽患封疆
重誤軍國臣不足惜如國家大事何目今師濟盈廷壯
年心計正不乏人奈何以臣衰病多罪之身妨賢者路
臣即不敢為一身慮誠不得不為國計慮矣伏望憐臣
衰病原非矯飾念臣罪釁終難自贖鑒臣瘵曠實招人
言察臣求退總繇血誠亟將臣愚褫職罷斥別簡賢能
整頓部務但得邦計有托臣雖身膏斧鑕無憾也奉旨

計務殷煩卿才猷敏練正資幹濟何乃又有陳請著即
出安心任事

哀病不堪疏

奏為哀病不堪邦計多罪義難久留再懇聖慈矜察立
賜罷譴事竊念臣駑鈍已極而尚許以敏練昏眊已章
而猶望其幹濟既惕以計務殷煩又慰以安心任事此
真覆載弘慈非臣捐糜頂踵所可報稱萬分一也獨是
人臣之誼無以有已然疾痛之甚必且呼天臣實有萬

難就列之義而敢惜哀鳴於皇上之前乎臣至愚極陋
因緣際會忝竊非據久濫計務屢疏乞骸未荷允放罪
因病而益增補救無術病因罪而益劇痊可無日當鐘
鳴漏盡之時懷跼天躋地之心是臣以不去而使骸骨
無首丘之望也其當亟去一也覲顏再出物議交加雖
屢荷聖慈優容實無適人言指摘至以不聽臣去歸咎
輔臣是臣以不去而累輔臣有比周之名也其當亟去
二也方今供億正殷而臣以駑馬疲牛勉供驅策前此

已多溺職之咎後此愈深負乘之罪是臣以不去而將
來之貽患封疆者更不知所底止也其當亟去三也至
於微臣拊心知疚顧影自憎非特外無以對清議而實
內無以愜獨知則尤中夜徬徨以仰負聖明為恥蓋我
皇上神明天縱之主也當臨御之初年即孜孜以國計
民生為首務而拔擢及臣所期望於臣者良厚矣臣待
罪以來四年於茲其受皇上恩遇又良久矣奈臣質性
既庸年力復憊既未講生財之大道復不諳救時之良

方今邊儲宜裕而不能裕俾塞上金錢有捉襟露肘之
憂者臣罪也民瘼宜卹而不能卹海內蒼黎有剜肉
醫瘡之苦者臣罪也皇上振飭臣工肅法宜從臣始儻
蒙聖慈寬其衰老不加斧鉞已為萬幸若臣仍復依回
渙忍尸位曠官使天下萬世謂皇上有堯舜之資徒以
優容一衰殘多罪之臣主計非人不能致治理於三代
是臣以不去而終負皇上也非獨皇上之罪人實天下
萬世之罪人也此尤臣自揣負罪已深而冀以一去自

贖者也伏望鑒臣苦情亟行罷譴簡用新員資其朝氣
皇上圖治若渴必有救時名臣應運而出者言念及斯
而臣之求去固已後矣統惟皇上睿照速賜乾斷施行
奉旨卿老成勤練邊計方殷正宜悉心籌畫以副委任
何乃屢疏引請還遵旨即出視事毋得再陳

國計不容重誤疏

奏為國計不容重誤罪臣萬難供職三懇天恩垂憐蚤
賜褫斥事竊念臣待罪度支汲深綆短譽尤日積衰病

日深邊計方殷嗟籌畫之無策委任未効宜勤練之足
稱猥荷聖明獎誨勉留浩蕩深恩墮首莫報臣非木石
何敢熱然必去瀆聒天聽惟是今日任最大而責最重
者無踰計務而臣冒昧肩任已四年矣臣幼讀書至大
學之末章論平天下而惓惓於理財一事儒者以為末
務而在今日則本計也臣徒能讀聖賢之書而不能推
明其理以致之用所謂生衆食寡為疾用舒者臣迄今
思之茫然未得要領也即今屯田鹽法鼓鑄等項皆理

財窳會臣殫力圖之渺焉未收寸効也三空自如一籌
莫展捉襟而露肘恒苦挹注之艱膠柱以調絃難逃交
徧之謫臣雖黽勉拮据矢心清謹而終無裨益於軍國
之大計究竟一庸衆人耳天下之大豈其少一庸衆人
而久居高位計務之重豈堪付一庸衆人而猥令曠瘼
皇上試數九列中有尸位最久如臣者乎有奉職無狀
如臣者乎加以頽憊已甚昏瞶轉增常恐狗馬顛眴早
填溝壑未病尚難撐持已病何堪料理因念從來帝王

治世固重責臣下以事功而尤厚繩臣下以廉恥即如
久任一法原用以督課責成非欲姑容不肖也臣部職
掌天下財賦徵輸郡國供億九邊一切督撫臺省章疏
多下臣部題覆斟酌衡量以歸於當臣以衰病之軀屢
掛人言物望愈輕頑鈍貽譏何以稱喉舌之司持出入
之平而得免於揶揄乎其有衰國體也多矣臣抱病待
臯脩已半月一切緊急政務間於卧榻了之然司屬未
免懈弛案牘未免塵閣豈其前所終日矻矻而不足者

今乃高卧為理而有餘哉言念及此芒負在躬若罷譴再遲一日則曠療更多一日必俟叢脞已極而後治臣之罪雖萬死不足贖矣滝膽哀鳴一字一血惟蚤禰斥少逭辜幸或謂撫賞一事屢奉明旨切責見在清覈臣今求去似涉規避臣願乞恩革職聽勘暫棲旅舍俟查覈後果有朦發分肥等弊臣願甘伏斧鉞之誅萬一得免於戾而後放歸田里未晚也總期目前無誤國計末路少存廉恥則萬幸矣奉旨前有旨諭卿即出何乃人

有此奏國計甚重大臣當祇遵君命力圖幹濟何得以
私情屢請

新餉出入大數疏

題為遵旨查奏一切新餉出入大數仰祈聖鑒事該本
部題為欽遵召諭事奉旨據奏新舊加派及雜項等銀
歲額至九百餘萬餉非不多乃匱絀日甚士馬愈弱總
因兵虛餉冒銅弊相沿若非通長打算徹底清釐邊計
何賴其一切出入項款併遼東原有舊餉逐一開列總

撒另本來看該部久任專責不得瞻徇隱漏欽此該臣
看得國家計兵授餉出入原欲相準當遼陽全盛之日
以京民運數十餘萬養之有餘迨於今茲罄海內全副
物力殫有司全副精神供之不足非盡繇餉額缺也敵
無所不可攻我無所不當守有非時之出無按時之入
雖量入為出兢兢不敢輕下一籌而紛操凌雜不能以
一盤打就勢使然也憶元年戊辰秋各鎮欠餉數月致
有寧遠索餉之變臣承乏其後憂心如惓因取原議雜

項九款而核之強半名存實無遂力破情面疏請皇上
責省直司府自認已復駁令再認始有定額以至割裂
之島餉充餉多用之登餉粵東題留之鹽課南京久假
之事例贛州久據之橋稅新舊爭持遼鎮之京運民運
皆從蠹案殘牘中視為塵飯畫餅者臣不憚敝舌禿頰
擬拾講求指作療飢之款彙成出入大數具題奉旨覽
奏新餉昨歲缺額一百二十五萬今入額稍寬具見卿
持籌苦心但省直完欠不一還嚴覈考成及節浮剔弊

查解等項俱逐一詳飭行欽此當是時客兵各已實伍
主兵銳意汰弱以崇禎三年為始約計歲入五百一十
六萬五百五十八兩有奇約計歲出五百一十三萬八
百八十六兩有奇尚剩額銀二萬九千六百七十一兩
有奇假令征調不興催科無逋雖至今遵守可也未幾
而城守防援芻料輦運犒享行月之費悉索新庫殆不
能支加以勤王應募之旅版築繕修之役要求奢望各
督撫鎮將亦遂懲養吹權不問餉所自來臣始大困無

策前此每遇警餉缺盈廷呼號請發帑金歲或百萬或數十萬不等以濟匱乏臣既不敢比例呌閤以危詞煩聖慮又不能籲天雨金以謬巧慰兵飢不得已勉力支撐矢心任怨所賴幸免脫巾者籲差京卿以催積逋籲勸輸以助涓涓籲那借輕齎漕折等項以救一時之急三年秋冬積欠輳至計吏雲集各以地方應輸餉額凜凜期會新庫稍覺寬餘臣乃按月奏發然而四年入額亦暗為侵透多矣何也三年預徵已透用過十分之三

四年償逋如商價輕費以及找發未完之招買腳價等項又已代還去十分之二此四年所繇患不足也今約正糴并額外款項歲共入數八百三十八萬二千六百九十三兩有奇本年六月以前援兵未撤兼支頗冗未敢據為出數今但就近來已定未定之經制參諸餉冊實在之支放歲約出數七百一十八萬一千四百八十二兩零出入相配尚有溢額一百二十餘萬於以抵海陸二運招買價值之偶浮及一切意外不經之冗費似

可勉為支持矣雖然入數亦未可恃也無論南部事例
久假不歸南工蘆課有征無解上杭河稅閩粵互推撫
按派餉新從減定幾同止渴之梅即鹽課一項兩淮附
近欠至六十餘萬屢奉明旨責成如生員優免亦尚報
解參差且原議扣足三年即止則亦非不涸之源也其
實應手者惟有新舊加派之五百二十二萬九千六百
五十餘兩九款雜項之九十六萬七千七百八十餘兩
而海內民力已竭有司參罰幾窮水旱盜賊之不時安

能保無逋賦且出數亦未可必也臣部三年七月所陳
出入疏內開薊鎮歲額止二十四萬今歲支至一百五
十萬餘兩倘繇茲邊防克鞏則可藉以充供億而望騰
飽國計幸甚臣部幸甚不然者後之視今猶今之視昔
將加派雜項之外更操何術點金則臣之所大恐也

舊餉出入大數疏

題為遵旨查奏一切軍儲出入大數仰祈聖鑒事臣捧
繹明綸仰窺聖慮運量籌畫備極淵深故以一切出入

仍責臣部披陳也臣已將新餉出入數陳睿覽矣然竊思新餉之出數難憑則以意外之防援不測新餉之入數難定則有地畝之加派可增若舊餉之出入大都皆成數也太倉止此額入京邊止此額出間遇欽賞賑濟等項或有意外之費然為數亦不甚夥裒益宜有成算顧乃日匱月縮捉襟肘見者則出入之大數原不相敵也今查九邊額餉歲計共三百一十八萬一千二百九十七兩九錢零此舊餉之出數也在京雜支歲計銀七

十九萬六千九百六十兩六錢零薊遼撫賞俱在其內
此京支之出數也合舊餉京支共歲出銀三百九十七
萬八千二百五十八兩五錢零而太倉之出數備是矣
各省直歲入京邊共銀一百五十四萬二千八百六十
九兩八錢零各運司歲入鹽課共銀一百八萬三千六
百四十三兩九錢零撫按司道贓罰共銀一十萬二千
七百五十兩四錢內外事例逐月盈縮不等共約可得
銀一十二萬兩各鈔關稅課共銀二十萬六千九十二

兩五錢省直及京衛荒田備邊等銀約七萬五千二百七十三兩零以上共計銀三百一十二萬五千二百二十九兩六錢零此額設舊餉所入之數也其議補缺額者如會議二十款約得銀二十萬二千一百四十六兩四錢零裁汰冗官冗役俸薪工食約得銀一十三萬二千一百六十六兩零裁減賦役全書內約得銀三十九萬一千九百六十兩零節裁遵化民兵工食歸入太倉銀一萬五千兩四項共銀七十四萬一千二百七十二

兩四錢零此議補舊餉所入之數也合額設議補共歲入銀三百八十六萬六千五百二兩零而太倉之入數備是矣以所入較所出入不敷出者尚缺一十一萬一千七百五十六兩五錢有奇客歲仰蒙皇上洞見舊餉之窮慨允輕賫銀內循例動支十萬兩以補邊餉缺額又會議內有南馬協濟一項約銀十萬餘兩合此二項實之太倉出數差可相符乃輕賫十萬客歲止得五萬兩湊給邊餉其一半竟苦弗繼近該總督倉場題充京

軍米折之用恐此後并一半不可得也南馬協濟奉旨
抵補正數今兵部仍執留買馬矣初議原以各鎮節曠
料草盡還臣部充餉今又成畫餅矣去此二項則缺額
之十一萬一千有奇遂成絕望臣等較量至此不覺智
盡能索惟有仰屋攢眉耳雖然歲出者其可須臾緩乎
歲入者其可刻舟求乎以歲出言之邊餉措發少後則
庚癸頻呼京支給散逾期則閔議踵至臣部瓶罄罍恥
之狀上可矜原於宸衷下不能見信於衆口也況近經

題准每歲補還京糧以二萬計而各鎮呼籲間有找補
歷欠近如延綏薊鎮等處亦歲以五六萬計又有出於
常額之外者是則出額尚未可限量也以歲入言之京
邊屬維正之供而年歲豐歉不一能保水旱災疫之不
上聞賊罰係額助之數而撫按交代愆期能保先後扣
日之無缺額鹽課居邊餉之半而兩淮積引屢告能保
額課徵解之盡如常至事例之所入招徠雖開項款援
納聽之四方兼以選法壅滯衆足不前一月之中所入

止萬餘金且水衡又分其半是則入額尚未有實際也
若夫議補缺額者如汰冗如會議如賦役全書雖就公
家自有之財內外稍一酌濟然舉行方新其起解到部
者十不一二又況會議諸款其在江西咨催年餘尚未
報到乎又若賦役銀兩雖經臣部侍郎康新民據省直
之開報磨勘再三始有成額行令省直造冊認報而亦
十九未至則猶然西江之水也臣部何所恃以無恐耶
所冀原設銀項省直轉輸以時源源不絕而司兵司餉

之臣加意清覈時有撙節勿溢原額勿索舊逋庶幾猶可撑持於萬一耳抑臣於舊餉出入每嘆古今之不相及焉國初洪水以來原無年例而年例之設創自正統年間每歲共止發四十六萬餘耳隆萬以後武備愈弛年例愈增浸淫以至崇禎元年共用邊餉三百五十餘萬則取數愈煩而措辦愈艱矣且也萬厯年間累朝之積蓄甚饒軍興之供億不乏維時臣部老庫以八百萬計同庫以九百萬計故九邊額餉胥借資其中迨至今

日便已蕩然無餘此各邊之所以呼籲頻仍而臣部之所為筋力俱殫者也查祖制邊餉惟借民運屯糧鹽糧三項耳民運徑自解鎮悉充正供鹽引輸粟塞下便給軍食若屯糧之設即唐之府兵寓兵於農之意聖祖養兵百萬不費民間一粟者也至於京運祇以接濟民屯之不逮號曰濟邊臣查九邊額派民屯以供給軍餉者歲共二百九十四萬六千四百兩有零為數不貲因糧於地而餉不煩於轉輸計口授食而軍不令其缺望法

至善也逮鹽法初意漸失民屯積欠無算遂致各邊并
引領於太倉尤可異者邊臣於民屯之欠不加督促而
於京運之數偏勤呼籲豈京運真天降而地出耶亦不
過民運之解京者耳近因秦晉災荒寇盜充斥民屯一
無可恃而徒仰給京運臣部雖勉強補苴支持目前然
太倉金錢有限猶是不終日之算竊恐循此而無變計
雖再增京運數十萬亦無益於飽騰之數也瞻軍自有
大道足邊更無奇策舍民屯鹽法外其道無繇矣事關

邊計宜求本源敢因恭報舊餉出入大數而并及之

痰暈陡發疏

奏為痰暈陡發病勢陡危懇乞天恩給假調理事臣一
介草茅至愚極陋仰荷聖明優容竊祿四十餘年頃以
桑榆暮景待臯計曹又已五載汲深綆短自知甚明先
是屢疏乞休輒奉慰留責以大義臣捫心惶汗犬馬戀
主匪第義無所逃真自情不容恕用是不顧衰憊努力
供職所謂一息尚存此志不容少懈者也數月以來指

據部務蚤入晏出率以為常但臣素患痰火眩暈兼苦下部酸軟每遇朝祭大典惴惴以傾覆為慮忍死強支幸未失儀頃以關寧薊密等處兵馬錢糧經制奉旨合奏督撫查報已到兵部會議再三不容更緩每日公同司官劉鎬謝肇玄督率吏書磨勘銷算具疏題覆甫獲脫稿正畫題繕寫間二十四日酉刻出署纔自火房行至後堂陡爾昏暈仆地不省人事班役扶掖灌救良久方醒乃始攙扶歸寓又復昏暈如前家人輩驚慌啼泣

急延醫官韓恭伯珍視投以搜風化痰湯劑終苦頭目
昏眩手足麻木幾不知四大之為我有而計務之尚在
其躬也延至次早連進前藥猶覺手不能執筆足不能
履地蓋臣以踰六望七之年勉撐持不謂一蹶不振
如此力疾弗克入部內省倍覺療官輒用哀籲聖明乞
假調理萬一稍有起色即圖鞠躬盡瘁若果病入膏肓
再容叩闕乞骸臣病困中口占具奏萬冀天恩俯俞殘
喘幸甚奉旨時艱甚劇兵食方殷卿以勤練持籌屢旨

自悉正當一意急公何得輒懷弛卸著即出視事不必請假

積痼難痊疏

奏為積痼難痊叢脞可虞報主有心延生無計懇祈聖明矜憐允放以無重誤國計事竊念臣昏眊已甚舉過已深幸荷聖明包荒得逭斧鑕無奈衰病侵尋大慮曠療勤練之稱實非臣所克堪也弛卸之念尤非臣所敢萌也正為時艱身瘁亟須引退以避賢路豈緣軍興餉

棘希圖自便而昧急公惟是臣本豎儒力綿任鉅久玷
計曹心血盡枯以故元氣凋殘肢體困憊膏肓之疾一
發而不可救藥連日延醫診視僉謂標本俱病氣血兩
傷委非一朝一夕之積即今痰涎壅盛嗽聲不絕床褥
呻吟痿痺已著臣誠貿貿自失且惴惴知懼也今日何
時主計何官非得精明強幹之身決難勝任如臣真衰
真病人所共見共聞尚可嘗試而漫為乎蓋葵心向日
何忍輕棄於清時而蒲質經秋莫能自必其殘喘微臣

雖欲再竭犬馬之力而已萬萬不能矣皇上雖欲收臣桑榆之効而亦萬萬無望矣臣平日顧軍國不暇顧性命今日誤性命且以誤軍國伏乞聖明矜憐允放早擇英賢料理計務臣雖溘先朝露猶瞑目無憾也奉旨前旨諭卿已明何復有此奏若時事艱虞大臣輒托疾規卸更望何人幹濟著即出視事不得再陳

臣病實深疏

奏為臣病實深聞命增懼謹遵旨力疾勉出以明分義

事夫平居而竊祿時艱而掉臂則不忠不敬莫大乎是
有臣如此將安用之審果若斯何辭斧鑕但臣年齒向
頽二豎相侵痰喘交攻一病垂死昕夕昏暈如墮雲霧
方今時事倥傯稍遲一刻則立誤機宜頭緒紛紜稍乖
一著即坐基事變似此形神狼狽何能曲計盈縮深媿
鈍頑久妨賢路蚤計國以罷臣無羈臣以誤國實區區
下願也迺蒙聖慈優渥明綸渙頒惕以艱虞責以規卸
似謂老馬尚可識途不忍餘生遽爾填壑臣揣力業已

殫竭而枯詞實難再瀆益恩重如山即捐糜何足言報而義等逃雨將軀命轉見為輕臣於此時雖病危而不敢言病雖宜去而不敢言去稍幸杜門以來荏苒旬餘藥裏時親畧有起色只得力疾謁蹕謝恩入部若其倖倖小愈或可勉支數月時事少寧再圖乞骸萬一大命近止溘先朝露要畢微臣致身之義而止今固難以預料也奉旨覽卿奏已遵旨視事具見恪慎邊計方殷還悉心詳籌節裕長策以資撙伐用副委任

真哀真病疏

奏為微臣真哀真病萬不能支懇乞聖慈蚤賜允放以
正首丘以無誤邦計事竊照臣以至愚極陋承乏主計
拮据五載尺寸靡効先是以哀病乞休者屢矣猥荷天
恩浩蕩或切責或諭留雷霆雨露總屬生成自今年三
月初旬上章請罷奉有時事艱虞托疾規卸之旨臣實
凜凜斧鉞雖疾疢之在體惟忍死以撐持每誦古人所
稱鞠躬盡瘁以為法程今又八月餘矣但臣之所恃以

致身者精神筋力為國家宣勞任事耳臣年踰六望七
力綿任重百憂感其中萬事勞其形益精神已竭而又
竭筋力已憊而又憊矣然使二豎不深庶幾一息尚存
臣猶未敢恣然言去也不意忽於本月十二十三日偶
感新寒遂發錮疾痰火為祟寒熱交作滿面浮腫潰裂
成瘡顧十九日猶力疾入朝二十日猶扶掖進署與臣
同官及各司屬商畧南北之災荒籌計齊豫之軍餉人
多見而憐之臣尚未敢自逸倏而昏暈僵仆半日方甦

迄今一遇風寒痛如刀割手足麻木跬步艱難只得跚
伏私寓延醫調理醫家見臣病危率多望而卻走大都
皆謂心血耗竭虛火壅於上焦脾胃衰微真氣涸於中
局投之涼劑則洞泄投之溫劑則喘哮言念及此則微
臣性命之憂真在頃刻旦暮間耳臣若偃卧一日則廢
一日之千條萬緒臣若視事一刻又苦一刻之神眩目
迷非乞帷蓋之特恩聽之反初服而親藥餌必致風燭
之偷蔭終至遘禍釁而誤儲將是國與身而無當也伏

惟皇上憐臣真衰真病毫無矯飾立賜允放俾正首丘
則覆憐鴻慈奕世不朽矣奉旨卿練習精勤邦計深賴
軍興方亟全藉轉輸著即出安心視事不得以病陳請
致有曠誤

臣病轉深疏

奏為臣病轉深臣職愈曠再懇聖慈矜放以全餘生以
重國計事竊念臣猥以愚劣久濫度支譬諸疋羸之夫
而任烏獲之重不格明矣目今徵調四出既苦軍儲未

充災傷疊見復憂民生告瘁臣拊心自揣負乘已多而
明綸猶許以練習天語且獎以精勤華袞淳加慰留備
至犬馬尚知戀主頂踵何足言酬第臣福過災生患症
危篤初為風邪所襲加以痰火鬱結數日以來神益銷
耗狀益決裂面瘡初雖數瘡五官尚未盡失今且舌焦
唇破頭面一槩浮腫潰腐膿漬即欲於榻前批發日行
文移而目無一線之明頭涔涔痛眩不可忍舉筆而隨
以僵暈矣夫陰陽之疹發乎面動乎形蒸為瘡毒此衆

目所共見非若他症猶可矯稱粉飾者也臣以桑榆暮景遭此惡疾精神恍惚藥石靡效如失楫之舟汎汎無所棲泊又決非旦夕可望痊安者也明旨戒臣不得以陳請曠誤而徃苒數日其所曠誤者多矣臣之一身即令溘先朝露固不足惜其如軍國出入大計何益負薪地曾臣久汗顏於覆餗而延喘鴈行人且掩口於戀棧皇上亦何愛一困頓哀憊之夫而不予之生還哉伏祈皇上憐臣萬不得已之情萬不能支之勢一字無飾慨

賜允放儻得生入里門使樵夫牧豎知聖朝不棄四十
年簪履之舊臣實浩蕩之特恩也若以臣久玷計席茲
復成殘廢譴責斥逐亦所甘心臣病深情迫語無倫次
冀惟皇上矜宥施行奉旨軍需正亟部務殷煩前旨諭
卿已明著恪遵即出視事不得再稽

病已垂危疏

奏為微臣病已垂危力難再出謹忍死哀鳴以希旦夕
之生以逭療曠之咎事竊念臣哀病已極迺聖恩尚眷

留無已臣非木石豈不知感會計至重且明旨戒不得
再稽臣有心胸寧不知懼第臣於床褥呻吟中再四思
維僉瘥可有期自當匍匐以承君命如殘喘可續何辭
竭蹶以供臣職惟是狗馬之症與日俱進漸入膏肓茫
無起色一切衰憊昏暈之苦龍鍾潰裂之狀見之駭目
聞者傷心已自分旦晚化為異物安得不控籲以乞皇
仁臣即從今飄然邁往亦恐不能生入里門矣況臣部
日行批發文移題覆章奏累累充斥關係重大稍不經

心經目動有舛錯居恒每延見司屬悉心商確今直僵
卧斗室居恒必翻閱卷案殫慮劈畫今且都付塵封知
識昏眊耳目瞶塞國計之煩重如彼而臣病之沾危若
此為是中心如焚火愈熾而水愈涸遍體沈疴背若芒
而坐若針雖欲勉進藥餌饘粥亦萬不能下咽矣皇上
以軍需正亟詔臣之出而臣則以孱軀當軍需之亟而
不得不去皇上以部務殷煩詔臣之出而臣則以病體
膺部務之殷而不得不去緣臣待罪五載夙夜徬徨伎

倆已窮襟肘盡露前未哀時猶不如人況已哀之甚乎
前未病時猶無寸長況已病之甚乎是留之固頌皇上
簪履之洪恩而於臣積有丘山之讐負罪滋深放之實
感皇上惟蓋之大慈而使臣得偷旦夕之生戴德何極
臣所為忍死哀鳴者言止此矣伏祈皇上速簡精力強
固才幹優長大臣主持邦計或先行委署將臣立賜罷
斥以為庸老衰病不堪重任之戒微臣犬馬之報願矢
於奕世矣奉旨大臣宜以君命國事為重卿素著勤恪

何得不遵屢旨尚爾托陳著即出視事勿再稽延

臣病千真疏

奏為臣病千真萬真絕無矯飾恭承明旨督責不勝惶
懼再祈賜假調理徐圖進止事竊念君恩至重頂踵難
酬國計紛紜時刻難誤臣叨冒四朝養養馳驅四十載
風塵勿欺二字歷終身如一日宜今日敢有託陳媚茲
一念亦終身如一日宜今日遂甘憇然祇以忍死須臾
之身無能仰佐廟謨萬一匪漫附於知止知足實深懼

夫負國負君是用頻灑血誠待暝里門耳茲荷聖明責以不遵屢旨諭以勿再稽延臣誠悚惕天威措身無地奈臣景入桑榆數復屯蹇旬日以來延請醫官傳懋光等內外交攻標本禱治以藥餌代梁肉以扶掖為步履深欲幾幸損疾之吉而終不可得也間遇緊急公移章奏或召書胥直入卧內僉押用印唾涕污穢面目瘡毒惡疾難掩醜態畢露時而昏暈如醉時而切齒忍痛支離自憐塗面不堪二豎既已為祟五官因而不靈似此

萬分沈痼之夫宜堪尚擔會計之重臣雖欲力疾視事
仰答君恩而天若限之人且奈何為此萬不得已仰丐
皇上鴻慈憐臣病困已極俯賜寬假調理儻儼聖主之
寵靈臣狗馬病軀漸有起色自當報名廷謝入部視事
若其潦倒如昨跬步難前然後再申前請積至誠以動
天聽庶進退不至於狼狽而風燭膏荷於生成矣奉旨
計務殷煩卿還遵屢旨速出不必請假

沈疴轉劇疏

奏為微臣視事未幾沈痾轉劇欲去不敢言去欲支不能強支懇乞天恩俯賜寬假以便調理事臣哀病已極荷蒙聖恩不即棄捐乞休未允乞假未允感君命之為重覺性命之為輕故不得已自本月十二日力疾再出意謂畢此餘生以仰荅知遇又謂幾幸損疾以再効驅策不意哀朽之年一病而諸症交作入署甫經半月且日深日變也先是臣病為鬱熱所激面口赤腫潰裂為瘡頭目昏眩寒熱間作蓋元氣虛而邪氣勝也繼以寒

涼之藥投之脾胃作瀉飲食不尅矣又以發散之劑投之五內怔忡子夜不寐變為自汗盜汗等症晨起若冰霜之透於肌骨矣從前精力頓減十九蓋邪未伏而元氣愈虛也臣以衰齡而得此疾大類不起之症用是寢憂寢懼而又國計在躬未敢靜攝目今謝絕人事謝絕賓客止留一副精神付之軍國入署而定喘息者數時乃展閱案牘而精神復爾昏暈抵寓而貼床褥者數時乃二豎膏肓而徹夜又不安眠諸醫屢試藥餌無靈河

魚腹疾臣自知之若面孔若步履若氣色則自班聯以至輿隸人共見之矣臣撫躬自悼蚤夜思維躊躇欲去而明綸方沛斧鉞有赫豈臣子肆志之時低回欲留而國計至重沈疴難痊豈隱忍支吾之日無奈冒瀆天聽容臣寬假調理別委侍郎一員署印倘儼皇上之靈得不濫先朝露當再鞠躬盡瘁以報國恩不然而病實為之臣力無如之何臣心無如之何皇上即不遺簪履其能淹臣之風燭也臣冒死陳情毫無矯飾伏惟聖明垂

聽焉奉旨卿司計勤恪偶恙著暫調即出以副委任印
不必請署

病勢委頓疏

奏為微臣病勢委頓醫藥罔功部務殷繁萬難卧治再
懇天恩垂憐允放以無誤國計事竊念臣待罪計曹碌
碌五載每遇疾痛未嘗不迫以呼天然而寒暑為祟藥
餌尚靈未有表裏受症如今日委頓之甚者也臣前四
疏乞休荷蒙屢旨慰留臣不敢顧惜微軀辜負高厚扶

病入署面腫唇裂之狀同官司屬無不見而憐之食少
事繁勞觸疾劇更變為盜汗自汗勞瘵虛怯之症萬難
支撐乃又具疏仰控尚不忍恚然求去但請委署寬假
調理亦幾幸旦暮可起圖報聖恩萬分一也即明旨不
允署印止容暫調或亦憐臣狗馬之軀未必即填溝壑
尚堪收駑力於桑榆也覆載鴻恩幸未棄臣犬馬戀主
宜甘自棄無奈福薄災甚日憊一日杜門以來又將浹
旬更方易藥十無一效病在頭目欲宣其表而虛汗漸

滙寒噤不寐病在毛孔欲固其裏而虛火上炎眩掉如
瘖不惟面目可憎已成廢疾抑且神情盡脫幾為異物
兼以脾土下陷中氣閉塞痰嗽不絕奄奄待斃臣所以
一旦危篤至此者緣臣性癡認真好勞惡逸行年逾六
望七文移充棟汗牛而嘗於煊蒸栗烈之中勉與簿書
為晨夜即偶有風雪燥濕之感亦恥以枕簟作生涯積
漸而發驟難救藥病加小愈固其所也使臣向者四疏
以後干冒天威再行補牘或未必至此而臣惕息君命

勉強嘗試以致容邪乘虛變症疊出則臣命也雖然臣命在天不在醫自今以往更不在天在皇上矣皇上憐而放臣俾得以乘間調理少延視息是膏白骨而肉之也即不然而生入里門令終牖下勿致以病廢瘵曠得罪軍國貽羞中外則幸亦大矣蓋臣部非比他署可從容卧治者也辰下部務填委歲序更新提來歲之綱結今歲之緒全在殘臘一月臣卧病一日則百慮填胸卧病兼旬則彌年失計臣部雖見有侍郎二員而印在臣

寓勢難代理雖有十三司司官而臣在病室何從稟成
目今皇上宵旰於上百執淬勵於下而臣獨以衰病殘
軀僵卧私寓廢朝參而閣計務慚愧與惶懼交集其能
一息晏然藥餌間邪用是不避煩聒再瀝血忱上請伏
祈聖恩矜臣病已危篤萬目共矚立賜罷斥回籍其為
臣一身性命惜者猶小所以為國計邊儲慮者實鉅矣
奉旨疆事方殷軍需正急豈計臣自遂之日卿詳練素
著精力有餘著即出恪職視事毋得頻請致稽部務

沈病難痊疏

奏為沈病難痊曠職滋懼三懇天恩矜原放免以無誤
邦計事夫人臣遭時遇主沐恩深重不能謹疾致身仰
厯審諭之諄切即石人亦且泣下四郊多壘宵旰未遑
忝司會計而淹淹床第頻繁哀籲為首丘牖下之謀即
木偶亦當報顏況臣備嘗險阻積歲拮据一疾不振頓
委前勞殘機未就敝筭可惜則亦不禁聲氣俱咽也聞
命自天有不蹶然思起者豈臣誼豈人情哉無奈膏肓

軍儲多所妨廢撫膺痛恨以為殞於枕簟與殞於公署等也攬衣試起則榮魄支離作勢欲行而肢節潦倒病症至此即輿扶入署尚能衝寒辦事乎尚能與同官司屬籌盈縮商多寡而上下其議論乎不能而強以必能恐心計轉迷龍鍾莫繼無益於部務之毫釐而適以速風燭之奄忽當亦聖明所俯憐也臣捧誦明旨一則曰疆事方殷一則曰詳練素著夫識途老馬閱厯粗諳乃垂首病鶴鳴食俱廢臣實無能為矣皇上不念及疆事

臣猶可苟延調攝念及疆事而壯夫馳騫不足者欲以
衰病高枕圖之恐日耽月誤破綻侵尋乃始言去為身
為國無一可者臣所以瀝血哀鳴望皇上決計蚤放者
也臣病篤氣竭語無擇音伏惟聖明鑒臣情非假托勢
難卧理垂帷蓋之仁以予骸骨遊清彊之選以佐安攘
亟罷病臣讓賢者路則國計幸甚臣愚幸甚奉旨屢旨
諭卿已明何又踵請大臣宜遵君命豈容自便身圖著
即出視事不得再稽

目病不痊疏

奏為目病不痊曠職滋甚仰懇垂憐放免無誤國計事
臣待臯計曹六歲於茲乞休之章凡十數上病困則不
容不呼天呼父母而稍愈則不敢不陛見受事蓋生逢
堯舜之君何忍自棄矢竭犬馬之力無敢憊然故未嘗
作無痛之呻吟亦未嘗堅必去之志向勿欺之義臣盟
之素矣無奈臣以踰六望七之年當此錢穀繁劇之任
老至病侵數奇症怪真有日異而月不同者憶臣客冬

痰火為祟怔忡盜汗已成疴瘵之形維時多方醫診或
言宜先清理或言宜先補助清則效遲而後無害補則
效速而發恐劇臣時累疏乞骸未荷俞旨氣息奄奄急
圖步履勉服補劑漸有起色適值聖壽元旦屆期只得
追隨呼嵩之後然而久病乍起正如虛橐御風空革盛
氣表雖外盈裏實中虧兩目熒熒漸艱暗視即欲復申
前請緣歲序方新元良有慶不敢遽以病聞延及二月
初六日右目赤腫寒熱往來頭面相連作楚至初八日

滋甚是日勉赴召對九列皆見而憐之然自初九日以
至十一日臣猶力疾入署忍痛辦事已而視疲火炎兩
目俱病癰澀難開痛如刀割淚如雨注內服涼劑外用
洗藥絕不見效蓋至今日而醫之言驗臣之病始不可
支矣十二日朝日大典亦誤陪祀今且竟日閉目偃卧
私寓畏日羞明漸增翳障案牘紛至都付寢閣兼以虛
火上蒸兩耳雷鳴蟬噪不辨人聲夫人臣之所恃以靖
共職業者心志耳目也心志虛眩尚可借耳目以披閱

聽受耳目不靈則張張瞞瞞舉止成謬言動受欺況錢
穀詳細之地尤未可以冥冥決事者也臣部日行文移
題覆章奏不可時刻稽誤臣既耳目受病觸之不見呼
之不聞自同官司屬以至胥役昭然共睹若再濫竽一
日則誤臣部一日之事臣之罪不容誅矣伏祈皇上察
臣目病非假憐臣籲懇情真亟賜俯允回籍調理速選
賢能代理部務但得國計軍儲不至重誤則臣雖死之
日猶生之年矣奉旨邦計最重卿老成詳練方切倚任

偶恙易痊著暫調即出視事不必陳請

目眚失明疏

奏為目眚漸至失明臣職無容久溺謹瀝血誠再懇速
賜允放以無誤邦計重務事臣司計六載積僨萬狀比
以積衰多病歲歲乞骸頻煩天語之溫罔補地曹之重
茲者復以目疾陳情深懼瀆聒為罪不圖聖恩高厚仍
加勉留慚詳練之褒寔足欲奮感易痊之望枯骨知春
上未厭臣臣實戀主一息苟存寧忘報塞惟是數日以

來集醫選藥攻補雜施無奈病根非一日之積藥餌鮮
立效之功因憶客冬初患在面目生瘡及宣利之而遂
得盜汗繼患在盜汗虛怯及升補之而今又得目眚醫
家止有此藥力日試一方補無功宣且有害矣臣身止
有此元氣日削一日不受補更不勝宣矣且臣受病之
原固緣年力衰耗薄福致崇亦繇心血消枯積勞為殃
蓋臣以衰年肩劇任五六年間視漸昏而務竭其明累
牘必竟心漸迷而務極其算瑣務必周自惟以勤補拙

以勞救過不暇為性命之憂而神太役則疲精過用則
敝遂滋為耳目之患昨臣初病目所患第在赤腫癢痛
耳及瞪目視之字畫尚覺分明今腫痛少減翳障愈深
雖極目審視而蒼素茫然雖執卷迴環而披閱莫解問
令人讀之亦復不能了了兼不便於點竄旋罷去矣夫
人之精神智慧盡萃於目目既失明則亦土木枯骸翳
狗具形而已聖明在上亦安所取於土木翳狗者而用
之矧戶部何地尚書何官九邊命脈所係非閉目坐了

之事也十三司奉行所關非面壁相向之局也暫調既
未能痊遷延必至廢事以錢穀緊要之職十旬九病挨
排藥裹之間已無望於率作以纏綿宿痼之痾朝可暮
劇反覆呼籲之煩其何當於靖共計惟有憑血乞歸差
不重誤國事耳倘皇上憐而放臣臣得一意調理偷視
餘息敢忘浩蕩不然而欲去不得欲出不能食不獲下
咽寢不獲交睫焦心溺職虛火益炎必將捐性命以殉
之臣不足惜而邦計之積弛釀玩所損多矣臣病必難

遽痊臣勢必不可留口占拜疏千難萬苦惟乞天恩即
賜罷免特寬帷蓋之路速委左右侍郎署篆亟選賢能
大臣主計庶免屢瀆天聽而且以重誤國計為也奉旨
卿勤練素著邦計正借持籌昨諭旨已明何得以偶恙
頻請著祇遵即出視事勿再稽延

朦目萬難疏

奏為朦目萬難主計誤身更以誤國謹灑泣三籲聖慈
速賜允放事臣因目眚甚苦計務坐墜再疏乞休荷溫

綸之有加慚報稱之無地苟犬馬微力可竭即雙眸併
枯何憾然他病猶可勉強惟目病委難支持臣實錮疾
非同偶恙不堪持籌是用頻請益司計何地今日司計
何時其不能以冥冥從事也明矣臣目旬日以來初患
赤腫既患翳障羞明惡風大類矇瞶伏案披牘如同面
牆間遇天日清明畧有一隙之照瞪目讀之曾不及二
三行輒復閉去或用藥湯淋洗既閉強開小有批註裁
決一二緊要滯牘次日必且腫障加甚并一隙之照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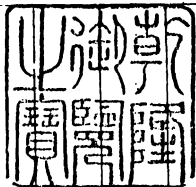
不可得矣見今公移科抄多付塵閣即有原奉旨速覆者亦不能寓目矣臣每一思之通體戰慄汗出如雨掩面飲泣自恨不辰復叩之醫者云目者心血之精華心血虛耗則水衰火盛中於肺肝感於二目故心一動而目受之目中不容著一物心中不容著一事非謝事靜攝難望痊可臣聞其言益爽然自失五內如割嗟乎是天實絕臣以驅馳之路而臣亦自絕其獻靖之階者也夫景逼龍鍾不病亦當昏眊任膺繁劇不病亦恐茫昧

況一病潦倒已成替廢尚堪質質持籌濫竽司農之堂
貽羞當世之士耶方今明明在上濟濟在下皇上事事
勵精諸臣人人競奮臣忝筦握邦計統率司屬閉目相
向成何景象即濡滯一朝且不可況其久乎從此五官
不靈百弊叢生必至債事是臣留一日則尸素之罪即
深一日留臣一日則明作之功即誤一日皇上自為軍
國計立允賜玦不待臣言煩聒者也如謂臣言或有矯
飾遣人驗臣若目能視而以為不能視力能料理部務

而以為不能料理者臣願甘受斧鑕之誅伏祈聖慈鑒
臣憐臣真病真苦放臣還里俾得逭於悞國之咎即瞑
目首丘所甘心矣留中

疏草一體篇帙最多當年皆刻之官署者喪亂之後
原板悉不可問矣計有撫津疏草四卷督餉疏草五
卷餉撫疏草七卷留憲疏草一卷留計疏草二卷度
支奏議則有堂稿二十卷邊餉司十一卷新餉司三
十六卷浙江司一卷江西司一卷福建司四卷湖廣
司二卷山東司七卷山西司二卷河南司一卷陝西
司四卷四川司五卷廣東司一卷廣西司四卷雲南
司十七卷貴州司二卷今刻僅百疏不及十之一也
且條議之疏率多列目敘述之處又從節文惟請告
諸疏先少保公槩為抽簪贊言者則備載焉朝廷眷

注國計艱難經濟丹衷出處大
節亦可觀大凡矣男際有識



石隱園藏稿卷七